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三三四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唐宋八大家文鈔(三)

明茅坤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一至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

臨川文鈔引

王荆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並本之古六藝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為調鑱刻萬物鼓鑄羣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書與神宗本朝百年無事諸劄子可謂王佐之才此所以於仁廟之鎮靜博大猶未能入而至於熙寧元豐之間劫主上而固魚水之交譬則武丁之於傳說孔明之於昭烈不是過已惜也公之學問本之好古者多而其措注當時亦徂於泥古為患況以矯拂之行而兼之以獨見以執拗之資而恣之以私臆所以呂章邢蔡以下紛紛附會焚惑天子流毒四海新法既壞并其文學知而好之者半而厭而訾之者亦半矣以予觀之荆公之雄不如韓逸不如歐飄宕疎爽不如蘇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來所罕者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
臨川文鈔引

詳校官左中允_臣瑋五珠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溫汝适

謄錄監生_臣歐陽愛

予每讀其碑誌墓銘及他書所指次世之名臣碩卿賢人志士一言之予一字之奪並從神解中點綴風刺翮翮乎凌風之翮矣於史漢外別為三昧也予首錄其上仁宗皇帝書一首次及劄子疏狀七首表啟三十六首與友人書三十五首序十二首記二十二首論原說解雜著二十五首碑狀墓誌銘表及祭文七十三首燿為一十六卷歸安鹿門茅坤題

臨川本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脩脩為延譽登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鄆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尋召試館職不就脩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上萬言書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脩起居注疏辭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

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不與而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舉奏之帝亦不問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
臨川本傳

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造朝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二年拜參知政事帝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但

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爾帝問卿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樞密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
臨川本傳

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出錢雇役單丁女戶原無役者一概輸錢謂之助役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二分過期不輸者加罰錢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為一方歲計量其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以定稅

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

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

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

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

運由是賦歛愈重天下騷然云云帝亦疑之遂罷為觀

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自禮部侍郎起九轉為吏部尚

書始呂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

于惠卿及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至是白為參知政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
臨川本傳

四

事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雋死尤悲傷不堪請

益力帝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

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哲宗立加司空未幾卒

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崇寧中配

食孔廟列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楊時言於欽宗降從祀

高宗復停宗廟配享削王封理宗復停孔廟從祀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一

明茅坤撰

臨川文鈔一

上書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荆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

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
卷八十一

一

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

所能見而其偏拗自用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

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

沉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

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聯如提百萬之兵

而鈎考部曲無一不貫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

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

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邊釁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

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

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閭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

稱陛下之指以一一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

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

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數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閭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

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

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止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

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
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
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
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
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
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
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
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
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
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
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
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
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
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
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
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

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
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
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
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
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
何有比周纔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
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
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
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
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
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
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
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
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
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
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

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

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

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

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

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

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

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

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

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

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

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

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

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毀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畧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

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

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

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以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

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肖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

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